

凡有紅軍活動地方 范長江無不追蹤而去

探訪范長江故里 尋西北之行故事



▲范長江紀念館內陳列有范長江使用過的眼鏡及鋼筆。大公報記者向芸攝

重走三萬公里 活化范長江紀念館展陳

由於范長江紀念館創立之初展陳史料單薄、一些史實模糊不清，僅憑文字記載說服力不足，首任館長段瑞明向范長江學習，行走三萬餘公里，通過實地探訪、收集一手資料等，讓歷史和展陳都鮮活起來。

讓人遺憾的是，很多當年范長江曾看過、走過的地方，都因自然或人為原因而湮滅在歷史中。段瑞明說，范長江離開江油縣城後，曾在距縣城25里的白石鋪場鎮住過一晚，看到不少紅軍遺留下來的宣傳資料和標語。但因修建武引工程，白石鋪如今淹沒於水庫之下，已無跡可尋。

1936年，范長江應《大公報》報社安排，前往西蒙，當年他經過的新綏公路因流沙侵襲而中斷，如今的新綏公路已經改道。段瑞明一行在當地人帶領下，穿行於戈壁和沙堆中，才尋得新綏老路的痕跡。「公路被沙堆掩埋，時隱時現，只看到駱駝和山羊留下的足跡。而新綏汽車站的舊址更是與范長江當年所描述的場景大相逕庭。」

走訪中，更有很多新氣象讓人欣喜，讓段瑞明印象最深刻的是松潘的今昔變化。當年范長江寫道：「記者剛到松潘的那一天，第一個酸心的印象，即是隨處倒斃的死人太多」「我們在松潘住了兩天，所看到的松潘完全是一座死城」……如今，松潘地處四川大九寨旅遊環線的樞紐位置，公路、飛機、高鐵讓人們進入松潘更加容易，歷史、民俗、紅色等文旅資源，則在去年吸引了超千萬人次遊客前來。

「儘管已難尋覓范長江當年採訪時留下的痕跡，但當你真正來到現場，仍能感受到這是他工作過、經歷過或是寫下重大報道的地方，對於我們來說也是一種收穫。」段瑞明說。



大公報
追尋范長江 重走長征路 ⑦

漂泊多年的范長江，於5月1日隨四川工商團從北平出發趕赴成都。行進途中正好經過四川內江，他得以回到家鄉停留數日，隨後他再次離鄉，開始其西北之行。在長征勝利90周年之際，大公報記者前往范長江家鄉——四川省內江市，探訪范長江故居，探訪范長江紀念館首任館長，從中探尋范長江考察西南、西北社會狀況以及追蹤報道紅軍北上過程中的點滴故事。凡有紅軍活動的地方，范長江無不追蹤而去。

大公報記者 向芸四川報道

1935年，西北考察計劃得到《大公報》首肯後，在外求學、



掃碼睇片

從北平輾轉趕往成都途中，范長江在《成渝道上》中寫道：「沒公路以前，（重慶到成都）需十天才能到達；公路修通以後，需兩天即可到成都」。如今，成渝之間每天動車和高鐵的往返班次近三百趟，耗時最短的班次只需一小時許，這在當年是難以想像的。

內江地處成都、重慶中間，范長江紀念館位於距離市區十餘公里的東興區田家鎮正子村，包括范長江故居、范長江生平事跡陳列館、范長江新聞林等，與周圍新農村綜合體融為一體，鳥鳴魚躍、荷花飄香。

秘密閱讀千本蘇區冊子

段瑞明是范長江紀念館首任館長，在紀念館工作的十三年時間裏，曾沿着范長江當年足跡行程三萬餘公里搜集資料。儘管史界對范長江自述的「研究紅軍北上以後中國的動向」這一目的頗有爭論，但在段瑞明看來，這絕非其偶然之舉。「我們最近搜集的資料顯示，范長江曾對遼吉黑熱抗日義勇軍後援會負責人何遂說過『想到四川找徐向前的部隊』。」

事實上，范長江早就從天津《大公報》出版的《國聞周報》上看到過一些關於蘇區的情況。1934年6月至9月，他悄悄來到南昌，通過同學兼同鄉周裕猷的關係，秘密閱讀了上千本被「繳獲」的蘇區小冊子，還以自己當過「學生兵」的經歷衡量，認為紅軍絕不是國民黨所說的「土匪流寇」。這些無疑都為他後來客觀公正報道紅軍以及精準判斷其行軍路線埋下伏筆。

歷時十個月、行程數千公里的西北之行，范長江始終未能與紅軍直接相遇。「當時紅軍沿途受到國民黨圍追堵截，不得不隨時改變行進路線，因此范長江的採訪路線也在隨時調整。」段瑞明說，范長江本想先做環川旅行、再入西康，但得知紅軍正在松潘一帶鏖戰，便設法搭上胡宗南部一個參謀團，由成都經松潘北上蘭州。

專門繞路 實地查看紅軍川軍交戰地

范長江在四川的行程，幾乎和紅軍長征路線並行但稍有落後。段瑞明說，范長江於1935年7月15日到達江油，而最後一批紅軍6月底才撤離江油。根據在江油的所見所聞，他第一次在報道中提及紅軍，並從雙方精神面貌、所築工事、軍紀差異等進行了客觀描述。

從成都至松潘，凡有紅軍活動的地方，范長江無不追蹤而去。比如當年他為何從白石鋪專門渡過涪江，折向東南的豬頭壩和大石堡，再返回對岸繼續前行？段瑞明在江油實地考察後發現，往豬頭壩方向有當年紅軍長征時徐向前部與鄧錫侯部交戰時的戰壕及碉堡，多年後都還有村民挖出槍支子彈。「可見范長江當時專門繞路，是為了實地查看紅軍與川軍的交戰地，掌握更多信息。」

進入甘肅時，范長江則「跑」在紅軍前面。1935年8月20日，他在甘肅南部卓尼土司司令部見到楊積慶土司，9月初，毛澤東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才第一次過境甘南。紅軍途經卓尼地界之事無疑是范、楊兩人繞不開的話題，徹夜長談讓楊積慶的思想發生轉變，不僅未執行所謂的「剿匪」政策，還為長征途中的紅軍修橋鋪路、開倉放糧，為其突破天險臘子口提供了堅實物質基礎。

不帶偏見 冷靜剖析國共差異

值得一提的是，范長江在《岷山南北剿匪軍事之現勢》中研判了三條北上路線，並被紅軍此後的軍事行動所證實。當記者問及范長江為何能得出如此精準的研判以及「對於實際問題有解決辦法者，終歸是最後勝利者」的長遠判斷時，段瑞明認為，這是因為范長江沒有先入為主的偏見，而是將國共兩黨視作平等的力量，冷靜剖析兩者差異，具備極強的獨立思考價值。

對於有人質疑《中國的西北角》中描述紅軍的部分細節有偏差，段瑞明說：「我們現在是用歷史後視鏡來看待紅軍長征，但范長江當年身在局中，面對國共形勢對比和各種繁雜信息，仍冒着生命危險，通過實地考察、廣泛走訪、客觀分析，在國內報紙上第一次公開如實報道紅軍長征，讓外界得以窺見紅軍和長征的真實面貌，其歷史價值無可替代。」



▲1935年7月，范長江從四川成都開始西北之行。圖為設立在范長江紀念館內，介紹范長江西北之行的展區。大公報記者向芸攝



▲大公報記者跟隨范長江西北之行足跡，前往范長江故居，探尋其追蹤報道紅軍長征過程中的點滴故事。圖為位於四川內江市東興區的范長江故居。受訪者供圖



▲設立在范長江故居院內的范長江雕像。大公報記者向芸攝

范長江多次向《大公報》薦才

在段瑞明看來，范長江的記者「高光時刻」與《大公報》密不可分，他也曾向《大公報》推薦過不少人才。正如他在《憶小方》一文中寫道：「當時《大公報》需要人，就請他擔任平漢線工作，而秋江任察哈爾，以溪映任綏東。」小方、秋江、溪映分別是方大曾、孟可權和邱岡，都是抗戰時期分布在各個戰場的戰地記者。

其中，范長江與孟可權相識於西北之行採訪中。當時因范長江所看到的民不聊生景象與「金張掖」的諺語形成鮮明對比，為弄清楚原因，他專門到張掖特種消費稅局拜訪，並結識在此工作的孟可權。

段瑞明說，范長江後來常邀約孟一起外出採訪，資料顯示，范長江得以詳細描述、準確分析「張掖的破產」是因為「煙畝罰款」「人懶之過」，是因為孟提供了許多不為人知的信息和資料。隨後，孟可權辭去公職，成為范長江助手，並協助編

成《中國的西北角》一書。「七七事變」後，在范長江推薦下，孟可權被《大公報》聘為戰地記者。

推薦首位抵達盧溝橋前線中國記者

喜愛攝影及寫作的方大曾，曾通過天津《大公報》寄信給范長江，並在綏遠前線遇到同樣在此採訪的范長江，而此前范長江已通過多篇通訊報道記住了他的名字。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第三天，方大曾

逆流而行，成為第一個抵達盧溝橋前線的中國記者，寫下長篇通訊《盧溝橋抗戰記》。平津淪陷後，方大曾再次致信范長江，提出當一名記者的願望，於是范長江向《大公報》推薦了他。方大曾如願成為戰地記者，接受范長江的採訪工作安排。

戰局動盪，1937年8月下旬，方大曾前往大同與范長江等商定下一步工作方向。臨別時，范長江說：「希望你能寫一篇『永定河上游的戰爭』！」方大曾平和堅定地回答：「我一定有很好的成績答覆你。」9月18日，方大曾從距離保定東南約50公里的蠡縣，向上海《大公報》寄出通訊《平漢線北段的變化》後，徹底失去了消息。此後范長江找尋多年，並寫下了《憶小方》。

段瑞明說，正是范長江、孟可權、方大曾等一批批記者的前赴後繼，用一篇篇報道鼓舞了全國軍民必勝的信心和鬥志。



▲孟可權與范長江相識於西北之行採訪中，隨後孟可權協助范長江編成《中國的西北角》，並被推薦成為《大公報》戰地記者。圖為范長江所著書籍。大公報記者向芸攝



▲范長江與毛主席在窑洞裏長談的場景再現。大公報記者向芸攝



►由於行軍途中物資匱乏，電報文稿、採訪筆記等全部收納於馬褡子中，馱在馬背上跟隨隊伍轉移。圖為范長江貼身使用的馬褡子。大公報記者向芸攝

級有補丁的粗布馬褡子則是范長江轉戰陝北時貼身使用的重要辦公器具。2006年，范長江紀念館開館當日，段瑞明從范長江警衛員趙成曉老人手中接過這個特別的禮物。段瑞明說，由於行軍途中沒有固定辦公場所和專業儲物設備，加之物資極度匱乏，編譯稿件、電報文稿、採訪筆記全部收納於馬褡子中，馱在馬背上跟隨隊伍轉移。「馬褡子看似平平無奇，卻是中共中央轉戰陝北時期的珍貴歷史見證。」

范長江親筆簽名的《陝北集》由其子范蘇蘇捐贈，其中收錄了1947年3月至12月間中共中央領導人撰寫的文件、社論、時評等45篇，是「四大隊」緊緊跟隨黨中央的重要見證。「馬褡子和《陝北集》相互印證，還原了當年『四大隊』在炮火中堅守、將紅色聲音傳遞全中國的故事。」段瑞明說。

馬褡子陝北集 再現「四大隊」烽火歷程

「手無寸鐵兵百萬，力舉千鈞紙一張。」走進范長江生平事跡陳列館，兩行剛勁有力的字分外醒目。這是范長江頌揚魯迅先生的詩句，也是他一生的孜孜追求。

在陳列館裏，一張「成關紀行所經路線圖」十分顯眼，旁邊還有范長江沿途拍攝照片的放大版。沿着圖上的坐標，彷彿看見范長江在「馬不能行」「盡在懸壁」的路上踽踽獨行，蹣跚「往往陷死人馬」的爛沼澤時「滑倒數次，滿身污泥」，艱難翻越「只有天在上，嶙峋萬山低」的大雪山……

記者所見，館內既再現范長江在南昌小旅館「偷讀」蘇區小冊子、在窑洞與毛主席作「晝夜之談」等場景，也陳列有他曾使用過的照相機、熊皮手套、馬褡子、皮夾克和親筆簽名的《陝北集》、從未發表過的手稿等實物。

其中，熊皮手套由范長江胞弟范長城捐贈，而館長段瑞明推斷是范長江西北考察時使用過的。「一些地方勢力老大曾用虎皮等作墊以示權威，當時西北原始森林多，也有熊等野生動物，所以這副熊皮手套可能是採訪過程中遇到的地方勢力人物所贈。」

手無寸鐵 筆走天下